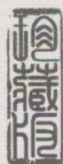


孙道临传

于力
倩娜 著

梦之岛的菩提树



上海人民出版社



R825.78=7
201333.2

孙道临传

梦之岛的菩提树 珍藏版

于力 倩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道临传:梦之岛的菩提树:珍藏版/于力,倩娜著.—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中国电影名家)

ISBN 978-7-208-11533-0

I. ①孙… II. ①于…②倩… III. ①孙道临
(1921~2007)—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8002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书籍设计 速迦

美术编辑 杨德鸿

孙道临传

——梦之岛的菩提树

(珍藏版)

于力 倩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7 插页 4 字数 460,000

2013年8月第2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533-0/K·1999

定价 60.00元

上海电影（集团）公司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 联合策划

嘉善孙道临电影艺术馆

无题的幸福

你来了，
你正越过山和海向我走来，
带着热带的风，
漫天的绿意。

你是白帆，
跳着波浪的节拍，
你是候鸟，
鼓荡着爱的信息。

你来了，
带着盛开的金盏花，
带着柔和的阳光。

你如欢笑
有如明亮的云彩
占领了我的心田，
一切阴影，

从此消失。

你的气息，
有如醇酒，
使我重新沉醉，
一切烦恼都从此忘却。

呵，你来了，
你正越过山和海向我走来。
你给我夏天，
你给我生命的晶莹，
我的心开始跳跃，
开始跳跃！
如同你曾经炫耀过的那样，
你常给我求之难获的幸福！

孙道临《无题的幸福》（写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手稿

序 一

诗魂画魄说道临

与我相熟的两位朋友写了《孙道临传：梦之岛的菩提树》，要我作序。道临是我相交几十年的好友，而两位作者中的一位与我相识也快三十年了，在此传的写作过程中，他们还与我电话商量过，看来，这篇序也就非我莫属了。

早在二十多年前，道临本人和他的亲友们就说由我来为他的诗文结集写序最合适，确然，我和他是同岁、同窗、同行、同乡……写序和任何诗文一样，首先需要的是率真，但总得多少避开何须多说的私事，又总想笔下甩开执笔者我自己，然极其难甩，何其难也，试命笔。

孙道临是一首诗，是一首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诗。

二三十年前，朱小鸥为孙道临写一小传，我告诉她，可以这样开头，并说这是我的独得之秘。看来是一句玩笑，确是玩笑，却又是我和道临从七八岁时相识，到如今七老八十，我所积累的这么一句对他的既虚且实的总结。

我最早见到他时，他还不叫孙道临，他学名孙以亮，是一个很Shy的男孩。不是我好洋，此Shy字最确切，与汉字“羞”谐音且意近，又不尽同，羞字过重，害羞怕羞等更重，或说“腼腆”，他又没那么不大方，或可形容为“静如处子”之类，似又过虚了，Shy就Shy吧。他一向坦直，而不直露。他的性格生就的内省而不外向。据他年轻时成长的轨迹，似应成为一个诗人，或哲学家，却误入剧坛、影坛。据他说是我指定的。对此，我实有一丝歉意，也有一丝得意。

我认识以亮时，是我从京师蒙养园（听这名字就够古老）初小毕业，考入了崇德中学附属高小，小五班。我们都还很小时，却自以为很大了，成了很“大”的朋友了。他——特Shy，特像个小绅士，衣履行为都比我们端正，没我们跟野孩子们学的粗话或粗野的游戏。我特别记得，上“小五”的夏天，我们都跟着家里在西山八大处避暑。（宜附一笔，我们还有一同，有着类似的家庭出身。他父亲是早年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我父亲是早年留学日本的电机工程师。他原籍浙江嘉善，我浙江温州。）某日，我们约好去长安寺，看望在那

里避暑的教我们英语的英国长老法克思。老法可真是个洋和尚，黑衫白领、独臂，听说失臂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见过他上课时忽地失神，凭窗垂泪。有同学认为他是想在英国的妈妈，没有说他想老婆，看来都耽误了。我们趋前，欲慰无辞。法克思老师背着身，轻挥独臂，要我们离去，不要管他，我们也只好留下他一个人在教室里流泪。我想这影响了我们虽未信仰什么教却一贯尊重钟声，钟声总是祈祷人世间和平、幸福、美好的。

小学毕业，我随工作调动的父亲，离别了北京，告别了孙以亮。记得他握手如仪，像个小绅士的样子。我在青岛上到初三，父亲病故，我又随母亲北返。作为老学生，被说情回到崇德，半途插班初三，孙以亮在焉。还有比我们大一两岁的伙伴“大扁桃”（学名陶声垂，参加革命后改名姜平）在焉。又多了一个比他再大一两岁的伙伴朱迈先，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是那样的成熟，忧郁，有学问。大概是一个人学问多了就忧郁了。我渐渐感到以亮也挺忧郁的了，连我这比较满不在乎的人也不免忧郁起来了。其实，今日回顾，在我们长大的日子里，精神上不断经受“九一八”、“一·二八”、“一二·九”等等大事件的撞击，作为原想有所作为的少年、青年，怎能不浸染了那个时代的忧郁、忧伤、忧愤？

及至“文革”中造反派来调查，不，审讯我和“大扁桃”（时南开大学“黑”副校长）的关系，我如实回忆：还是在崇德高小毕业时，“九一八”后第二天，他来我家，我们非常悲愤，我们谈起抗日的问题，还没谈起党……造反派勃然：怎么没谈起党？好像我们那时候就否认党的领导。我很想顶回去，一气说不上话来。回去一想，那时我还不满十岁，能谈起抗日，也就够意思了吧？

初三的又一年相处，加深了我和以亮他们的友谊。初中毕业，我考上天津南开高中回到母亲身旁，又一次和以亮分手了。这一分手啊，这一时代的忧郁与振奋啊，“一二·九”啊，七七事变啊，……后来才知道，那些童年伙伴，有的远走内地、解放区，有的留京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少年时可真像是一年当十年过，日子挺长。（如今垂垂老矣，却感到日子挺短，连受罪的“文革”都挺匆匆。）和以亮一别三载，1938年秋，我进了燕京大学，又见孙以亮在焉。时北平沦陷于日军，教会的燕京大学有如美国租界。开学不久，大扁桃跑到天津，在英租界我家躲了几夭，后转入冀东解放区打游击去了。这是在我天津家里接待了扁桃兄的我妹妹黄宗英告诉我的，那时她才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同时，孙以亮在京被捕，出狱，剃了个光头。这在当时燕京，也还是不平常的常事。一切均在不言中，消融于默契。他却显得

更加忧郁了，选念了哲学系，不时也写些朦胧诗。这集子里有一些，像是恋诗，他却从来不谈恋爱。一直到四十岁上下，我给他介绍了林黛玉——不，王文娟，这才情种晚成。我在大学时代却乱弹琴，乱仿少年维特之类，十分出格，出戏。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校长司徒雷登，说我非走、非离校不可，因为我有抗日问题。这也可说是实话，我出走并非我有抗日行动，而是产生了自卑自责，立志去追求抗日的冲动。从此，别了司徒雷登，也别了以亮，去了时称孤岛的上海，参加了抗日的演剧团体，既演剧又抗日，一时如己所愿了。

回首燕园，在此必须着重一提的是，对我们尤其对我，比读书、恋爱更重要的是演剧。我来自特有戏剧传统，出现过张彭春、周恩来、曹禺等中国话剧先驱的南开中学。我和同来燕京的南开同学们便忙活着组织剧社，准备演出曹禺的经典著作《雷雨》。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孙以亮。我们都年方二九，不折不扣的小生。我就在剧社的骨干中说：他如愿演周萍，我就演周冲；他想演周冲，我就演周萍。我们立时把以亮喊来，在宿舍念剧本一试。结果是或高或低八度，调不成调，声不成声，也难为人家未来的哲学家了。我们还留下他，委以剧务和场记的要职，他做什么事从来都是忠于职守的。但我对这块演员坯子仍不死心，在此后的一年里，他终于作为“第一小生”主演了我改译并导演的《窗外》与《悲怆交响曲》，虽仍不太出戏，却也意境脱俗。演剧也像许多别的行业一样，常是大器晚成，慢工出细活的。

我去了上海，投奔了抗日的剧社，投奔了于伶、佐临诸公，参加演出了夏衍的《愁城记》、吴祖光的《正气歌》、曹禺的《蜕变》……1941年暑假，以亮来上海料理家务，时剧艺社正拟上演《正气歌》，角色多，我介绍他给导演吴天，在该剧里“客串”了文天祥的随从吕武，虽只一场戏，在牺牲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大宋朝万寿无疆”之类，还是很动人的，使吴天念念不忘，同台者石挥诸君不忘。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起，日美交战，燕京封门。孙以亮又和燕京一些师生同被捕。日本人在上海统治了电影，放松话剧，我们又逐渐组织商业剧团。时以亮在北平已被释放。我写信邀他“下海”。他复示难以自由离开北平，并告在北平郊外养羊送奶为生。这些我虽未亲见，但我心里至今有着以亮与羊为伴的形象，但我感到凄楚，感到他像羊一样的善良、无奈，一样的Shy。

年轻时，日子不快，步子却快。我从上海跑到重庆，又跑到海外，再回到北国和以亮他们重聚时已经是1946年夏了，抗战已胜，内战方殷。我们又一同到燕京上第九年大学，以期拿到学士学位。他仍读哲学，我仍读西语。课余仍

攻演剧，主次难分。过成都时，燕京前代校长梅贻宝就问过我：“你到底是学校的学生，还是剧团的演员？”我答：“都是。”其实孙以亮也已经是个职业剧人了。我返国再见到他时，他已职业演剧多年，给唐若青当过配对的头牌小生。时唐氏父女已渐没落，甚至染上了阿芙蓉癖。以亮处在他们中间却仍极洒脱，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风度。那时他已改用艺名孙道临。是时也，国家又处于大斗争中，又一次学生运动涌起，连续进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扶日”等大游行。我这好像已经是老头的返校生，也不时与众青年接触，上街打打锣，喊喊口号。以亮则声称返校是为了多读些戏剧和美学，整日关闭窗子苦读，学校剧社找他演戏也婉谢，不参加。当时的地下党员石方禹后来对我说：组织上告诉过我们，不要把这两个老头牵扯太深，他们是自己人。我至今感谢这信任与关怀。

但道临也并没有真正离开戏剧活动。我向道临推荐由他翻译一出当时在美国挺风头的喜剧《砒霜与缎带》，貌似荒诞实亦现实，写一对小老太太出于“人道”乐于谋杀各色老头。道临改剧名为《疯狂奇谭》，由我导演，黄宗英、于是之等青年演员演出。

我这老童生上了一年第九年大学，积欢成疾，吐血卧床，终于未能念完第十年，未获洋秀才学位。道临则以哲学学士学位终结了他的也够漫长的学涯。随后我们同在北平参加了焦菊隐办的“艺术馆”，演出了我编剧，另一燕京老同学、亡友丁力导演的《大团圆》，描写类似我自己出身的知识分子家庭，抗日战争起，兄弟姐妹分手；胜利后却难团圆，最年轻而有见地的带头再次出走。孙道临演此中的老三，有些洋里洋气酸里酸气，做过美军翻译，有个美国女友但砸了锅的青年。有人说像作者自己，却也未必。也可说所有剧中角色都像。这时剧影界另一地下党员金山远进来看戏，便把我们几乎全班人马带到上海，为他开办的清华影片公司拍摄开门戏，仍由丁力导演，上映不久遭禁。这是孙道临第一次上银幕。面临解放，郑君里在地下筹拍《乌鸦与麻雀》，找到了方从病床起来的我，要我演剧中上官云珠的丈夫一教员——华先生。我婉谢，推荐了道临。我早就想脱离演员生涯，我从小就想当一个剧作家而不是演员。倒不是我对演员职业有任何轻视，可说是太重视了。我心目中的演员应是全才，既有金嗓子，又有钢身架；既可儒雅，又可粗犷；既能弹唱，又能弯弓……我大不够格！多年来我所瞩目的演员材料孙某庶几近焉！

作为一个演员，孙道临在解放后的成就是国人有目共睹的。《民主青年进行曲》中的方哲仁，《渡江侦察记》中的李连长，《不夜城》中的资本家张

伯韩,《革命家庭》中的江梅青烈士,《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又一烈士李侠,《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文革”后《李四光》中的李四光,《非常大总统》中的孙中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的江南棋王……

我还从略了他参加或编导的《雷雨》、《继母》等等。

不能忽略的是他在译制片《王子复仇记》中配音的哈姆雷特。如果莎士比亚在天有灵并懂中文,亦当首肯孙道临这位东方的“可爱的王子”(“Sweet Prince”,莎翁语)。

看,作为一个演员,好演员,可以活得多过瘾!我不再为道临未成为一个诗人或哲学家而抱憾!

我也从不讳言,我一向对孙道临的表演艺术既欣赏又有所不满。似过于含蓄,不够奔放,体验重于表现;较之三四十年代名演员赵丹、金山、石挥等,孙道临欠缺一种一触即发甚至不触亦发的“疯劲”。然过犹不及,是表演大忌;他的缺点又是和他的优点相伴随的。

我无意为道临作传,只想为其诗文作序,说明文如其人;要说清我心目中其人,就不得不和盘托出,连我自己也不得不赔进去了。

我不时提到道临的善良和忧郁。多年来,我总感到道临太善良了,乃常在谴责自己不够善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或有如古乐府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常在生活中,日常谈笑中,窥测我这一密友,受人敬爱的大演员,得意的“大明星”,他内心的难以说清的,与人生人世共存的忧郁。又出我意外,在准备提笔写此文之前,读到《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中他的一文,正摆在演员出身从来有些疯气的黄宗英文《我公然老啦》之前,孙道临题为《惶悚》,意在对岁月的惶悚,不料将笔锋一转,从人间真情至情写到自己“竟是比较十八岁时的我大大地易于激动,因此也可以说是大大地年轻了!这是为什么?……”

真是这样。这些年,每遇道临,我仍常在追索他眉宇间的羞怯与忧郁,却似有若无了。我日前携女带孙,仰卧南戴河沙堆中,忽得戏改辛弃疾句,反其意用之:“少年已识愁滋味,无须登楼,强抑愁。如今却忘愁滋味,仍说不休,仍说不休,又道天爽好个秋。”平仄不协,然深合我意,想亦符道临意。

序文忍痛删了不少,还是这样长,如宋黄庭坚诗云:“长歌可当泣,短生等蜉蝣。”又如明清之际生于忧患的我家宗羲句“长歌当哭”也。

从未写过这样长序,已是结束语了,但不能不再补一笔。有一天,年已三十五,犹是“王老五”的道临忽然来找宗英和我,说自己想结婚了,要我们

帮他找一个。我们对这位老大难的老友这方面一直挂心，却爱莫能助，顿时喜出望外。我和宗英立刻骑上自行车，到可能的“关系户”去找，归来时对道临说：都嫁出去了。我那时是送越剧团自军中返沪的，掐指算来，还有王文娟小姐，不，那时必称同志，待字闺中。我不免问这位舒伯特小夜曲的歌手：她跟你情调合适吗？看来是极其合适的，有情人终成比翼。我不免贪天之功，称此姻缘为我作之合。我那句总结是正确的——孙道临是一首诗，是舒伯特与林黛玉合写的诗。

最后要说说本传，我以为这是一部有品位、有风骨、有材料，也有见解的传记。两作者动笔之初就立下写一个真实的孙道临的原则，实属大不易。不易的原因，他们在《后记》里已经提到。我则以为，能够做到大体真实就很不错了。有些话不可不说，又无法多说，这就是写传记的难处。孙道临是一首诗，他的传记也应该是一首诗。我们就把此传当作一首诗来读吧！诗无定解，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诗是由诗人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就让我们和两作者一起完成这首诗吧！

黄宗江

序 二

思念如水

长大之后，虽然从事了与爸爸不同职业，但爸爸那严谨的工作态度，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爸爸生前热爱音乐，尤其喜欢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爸爸生前还曾带我去听音乐会，让我领略了贝多芬的音乐魅力。爸爸生前还曾带我去听音乐会，让我领略了贝多芬的音乐魅力。

道临，你走了那么久，很想念你！

又到中秋，这是你离开后的第一个团圆节，在孤灯下对着你的照片，只觉得心中酸痛，竟然怕见那轮圆月。

那年我们新婚后的庐山之行，恰逢中秋佳节，我们俩住在山上一幢小小的房子里，清幽皎洁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屋子。虽然才八月，庐山的深夜已有些寒气逼人。放不下那样的月色，我们悄悄打开门，两人裹着灰色的棉大衣，坐在屋子外面的石阶上，静静地赏月。山高月小，风清露白，四周万籁无声，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整个世界就只有你我两个人存在。

前年八月十五，你在家休息养病。我们晚饭后早早在阳台上放好椅子，准备赏月。你躺在竹椅上，我坐在你身边，上海如今高楼林立，过了很久，才见朦朦胧胧的一个圆影在大厦的缝隙里，躲躲闪闪忽隐忽现地露面。许多美好的记忆都在那一刻随着明月历历浮现，因为被疾病煎熬，你已经记不起很多往事，不过提及那年的庐山之行时，你还是轻轻握着我的手，微笑地肯定：“我记得。”我们都已到垂暮之年，珍惜这样的分分秒秒，就叫做幸福吧。

眼下又是万家团聚的日子，但今宵这个月圆之夜，你我却已经天人永隔……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忙于各自的事业，聚少离多，你经常要外出拍戏，我也常常随团演出，但不管时间有多长，总有归期可等可盼，可是你这一次离去，我却再也等不到你的归来了。

你走后的这些日子，每当遇到事情要商量，我总还会像以前那样习惯性地去找你，可是我面前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和你的照片，而你再也不能回答我什么了。

道临，记得你生前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每当这时，你都会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这次你走了之后，那么多素不相识的人对你

表达的深切哀思和怀念，你都看到了吗？这些来自普通观众的最真挚的感情，一定是对你这一生最大的安慰和报偿。

道临，你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很多梦想没有来得及实现，但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希望能够为你做一些事情，这样未来当我们再次相见时，才不辜负上天给予我的那些多余的光阴。

《孙道临传：梦之岛的菩提树》的撰写和出版，是你生前一直牵挂的一件事，现在这本书终于问世了，在此我要感谢多年来一直关心你帮助你的诸多领导、同事和好友，同时也要感谢作者于力和倩娜。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传记，能够更多地了解和理解道临。

王文娟

2008年中秋

亲爱的爸爸已经离开我们快一年了。白天繁杂忙乱的生活工作似乎已冲淡了些许悲痛和思念。但每当夜深沉寂，却又常常泪湿满面。爸爸在最后的岁月里，为无法再思考而痛苦的表情时时揪紧着我的心。每当走进再也熟悉不过的武康大楼的家，又会恍惚间感觉到爸爸颤颤巍巍地从书房里走出，“庆原，你来啦！”亲昵的呼唤似乎还萦绕在耳畔。其实对于女儿来说，爸爸从来就不曾离开过我。

回想过去的几十年，爸爸一直都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传承了爷爷的家风，爸爸从小对我要求非常严格。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時候，那时爸爸刚从干校“牛棚”里“解放”出来，他要求我每天在他面前朗诵课文。大概因为是出生在上海的缘故，我经常无法正确区分前后鼻音。有一次，为了“进行”两个字，我整整在爸爸面前站了半个小时，念了几十遍。爸爸也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示范，直至我正确地念出。他常常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做好。

除了学习，爸爸也非常注重对我生活能力的培养。八岁那年，爸爸开始教我骑自行车，那时的社会条件不及现在，我只能用爸爸的“老坦克”学骑车。

家中黑色的“老坦克”又高又沉，我几乎是站在上面骑。在安静的余庆路上，爸爸来来回回地扶着车跑，每次失去平衡，往往是我还没有摔倒在地上，爸爸就迅速用力地将车扶正。现在想来，那时的爸爸已经年过半百了。直至今今天，每当我走在余庆路上，每一步都能感受到爸爸对我的爱。

长大之后，虽然从事了与爸爸不同的工作，但爸爸对事业、对生活的执著严谨、真诚踏实的态度始终影响着我。

不仅对待自己的女儿，爸爸对待他人也是一位严格慈爱的长者。“文革”刚结束时，父亲的工作还没有像后来那么繁忙，家里经常会有一些文艺青年前来拜访。父亲不是弹着钢琴，帮他们练习发音，就是坐在沙发上与他们促膝长谈，谈人生、聊文学、论诗歌。此情此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由于力和倩娜合作的《孙道临传：梦之岛的菩提树》2006年底就已完成初稿，但那时病中的爸爸已无法亲自审阅了，但每当听到我和妈妈讨论这本传记时，爸爸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神情。

今天在爸爸逝世一周年之际，承蒙上海电影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关心，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这应该是对爸爸的最好告慰了。

第一章 春明噩语 / 7

长安一片月 / 8

孙庆原

严父的苛刻 / 14

2008年9月

妈妈教的歌谣 / 20

新桃与旧符 / 23

高高的王府与高高的垃圾山 / 26

西山故事 三

少年拜伦 / 35

人人都有外公，可是我的外公却与众不同，他既会朗诵，又会唱歌，还会英文呢！我的外公就是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孙道临。

外公虽然老了可还是长着一张清秀的脸，挺拔的鼻子，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看上去和蔼可亲。几乎什么好东西都长到他身上去了。

外公在我心中是一个伟大的，神气的，幽默的，可爱的老人。他还是一位返老还童的“小朋友”。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次我在换门牙时，到外公家去，外公见了，风趣地说：“哎呀！你怎么少了一颗左门牙呀！没关系！外公把我的右门牙换给你。好吗？”“我才不要呢！你的牙齿太老了！”我冷不防地冒出了这句话。

作者简介

于 力

国家一级编剧、广东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与孙道临有长达三十年的忘年交，多次共同深入生活并共商作品，二人一编一导创作了获奖影片《詹天佑》。在为人文两方面均深获孙师教益。发表电影剧本二十余部，拍摄影片十余部，电视剧二百余集。文学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各选集及大中学教材。单行本有《远方有条爱情河》、《张衡》、《几度夕阳》、《汽车梦》等。作品曾多次获全国性奖项。

倩 娜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江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在各级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著有散文集《去意彷徨》、《写在秋天的便笺上》。有作品入选《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致孩子》、《新散文百人百家》、《2004中国散文年选》、《2004年广东散文精选》、《岭南散文新选》等散文选本，曾获2005年广东省“千家写岭南”散文创作大赛个人金奖、江门市“五个一”工程文艺精品奖等多个奖项。

目 录

序一 诗魂画魄说道临 / 黄宗江 / 1

序二 思念如水 / 王文娟等 / 7

常青的菩提树 / 1

第一章 春明童谣 / 7

长安一片月 / 8

严父的苛刻 / 14

妈妈教的歌谣 / 20

新桃与旧符 / 23

高高的王府与高高的垃圾山 / 26

西山故事 / 31

少年拜伦 / 35

人生的真正起点 / 39

第二章 激荡的未名湖 / 45

低气压的夜，我却独自醒来 / 46

步入燕园 / 50

与哲学巨人对话 / 52

倒彩声中遇知音 / 54

比湖水更深的忧郁 / 63

阴翳的故乡 / 66